

面對十字架的思考——中國「基督教熱」透視

蔣志敏 徐祖根

（編者按：中國傳播界的報導原則，向來與海外社會有所不同；中國官方對宗教及社會性的宗教現象的詮釋，亦因其意識形態而與海外所有分別。為此，本刊特別選登了原刊於一九八九年一月三十日出版的北京《瞭望》周刊的一篇文章，與讀者探討中國官方傳播界對宗教發展問題的看法。雖然該文章發表至今時隔五年，但仍極具代表性。讀者不妨從中體察中國傳播界對基督教熱報導的特色。）

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一股信仰基督教的熱潮在中國迅速興起。最近，記者追蹤著這股熱潮，在東北、華東、中南作實地調查，試圖探究箇中奧秘。

祈求主的保佑

上海，沐恩堂。

創建於一八八七年的這座基督教堂，是上海市歷史最悠久、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。上午九時，第一批做完禮拜的信徒尚未離盡，第二批信徒又接踵而入。殿堂大廳和兩側閣樓上座無虛席，來遲者，只好站在殿堂兩邊的迴廊上。

教堂一位管理人員告訴我們，一九八零年，當沐恩堂在全市首次開放時，來此做禮拜的人達到五千多，幾乎要把教堂給擠破！以後，市內其他廿二座基督堂相繼開放，這裡才稍有緩解，但來者依然甚多。為滿足信徒們的感情，教堂只好每次禮拜安排三場。即使如此，依然是場場爆滿。

使人注意的是，「基督教熱」興起之初，信教者幾乎是清一色的「白髮」，而且文盲居多，不過幾年，信徒成份就發生很大變化。據上海市宗教局粗略統計，在近三年新入教的二萬名基督教徒中，知識份子和青年人約佔四分之一。他們當中，有大學教授、醫生、作家、工程師及在校大學生。據沈陽市共青團市委前不久調查，在全市六千多名基督徒中，青年人佔百分之廿六，比一九八零年增加兩倍多。據安徽、江蘇宗教部門介紹，這兩個省近年新入教的信徒中，約有五分一是一些回鄉的初、高中畢業生。由於這些人有文化、能看懂《聖經》，不少人入教不久就成為當地信徒中的骨幹。

七月的淮北，赤日炎炎。氣溫已持續幾天高達攝氏四十度。但是，信徒群眾並未因此停止各種宗教活動。一個禮拜日清晨，泗縣大莊鄉的信徒們從四面八方湧向一個聚會點。這個聚會點，有幾間平房，一個大院，大院的鐵門上豎著一個塗著紅漆的十字架。院門外，數百輛自行車整整齊齊地排列著。院內，一千多名男女信徒密密匝匝地挨坐一起。手持話筒的主持人剛剛宣佈儀式開始，一架鋼琴彈起樂曲，十名唱詩班的女青年領唱，眾人跟隨，唱起了讚美詩。盡管酷熱的暑氣灼得信徒們渾身上下汗水淋漓，但大家依然忘情地唱著，沉浸在一種極為莊嚴、虔誠的氛圍裡……

大莊區一位副區長感慨地對記者說，一年之中，除夏收季節只放三個禮拜的農忙假外，這個鄉信教群眾的活動風雨無阻，從未停止。

這是一個氣勢不凡的建築：偉麗的尖拱形門牆，歌德式的屋頂上，高高的十字架直插雲霄。與之相對的，還有一座兩丈多高的塔式鍾樓傲然屹立。

這座佔地一點八畝、可容納一千人的教堂，坐落在溫州市龍灣區的狀元鎮上。它是該區三千多名信徒奉獻十五萬元，用三個月時間建成的。開工的那些天，信徒們不論男女，也不論老少，都爭相前來參加義務勞動。其場面之熱烈，態度之虔誠，難以盡述。

「基督教熱」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建教堂熱。據稱，這幾年新建的「洋教堂」數以千計，至於那些中國式建築的聚會點，則像雨後春筍，難計其數。

基督教（包括東正教、天主教和新教三大分支），與佛教、伊斯蘭教並稱為世界三大宗教。在中國，人們習慣把新教說成基督教，因此，本文所說的基督教實際專指新教。公元一世紀起源於巴勒斯坦地區的基督教，據傳為猶太拿撒勒人耶穌所創立。該教認為，宇宙間有一個「全智、全善、無所不在、無所不能」的上帝，他創造並主宰世界。人類以始祖起就犯了「原罪」，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兒子耶穌才能獲得救贖，死後好進天國。據稱，目前世界上

基督徒有九點五億人，其中新教教徒約三點二億人。

當今中國，究竟有多少人信仰基督教？

有關數字顯示：一九八二年，全國信徒達三百多萬，是建國初期的四倍多；到一九八七年底，人數超過了四百萬。

有關人士預測：中國的基督教熱在今後幾年內仍將呈上升趨勢，並由現在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逐步向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擴展。來自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統計表明，目前在中國的苗族、瓦族、傣族、哈尼族、拉祜族、景頗族等十多個少數民族中，已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。

誰解其中味？

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擺在面前：在社會主義的中國，何以形成這種基督教熱？問題相當複雜。一些宗教問題的學者、專家們認為，要回答這個問題，需要從歷史學、哲學、心理學和社會學等各個角度進行探究。

專家們認為，宗教是一種較為遠離物質基礎的意識形態，它與其他意識形態相比，變化更為緩慢，具有更明顯的歷史繼承性。在我國，宗教信仰源遠流長，無論是佛教、道教、伊斯蘭教和基督教，都有上千年的歷史。建國之後，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護下，各宗教在歷史上所形成的獨特的宗教禮儀和傳教方式都得以繼承，對部份群眾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

就對一些群眾的吸引力而言，基督教似乎比其他宗教更具某些「優勢」：它不像佛教那樣，教規、禮儀極其嚴格、繁瑣，生活十分清苦，基督徒與非信教群眾除了信仰上的不同，在生活上也無區別，它也不像天主教徒那樣非得由神父在教堂裡傳教，不僅牧師在教堂裡傳教，教徒也被鼓勵去「結果子」（發展新教徒）、作「見證」（講述本人信教的經歷）。基督教的這些「優勢」，使它比別的宗教更容易把一些非信徒拉入自己的行列。

宗教傳統的影響，還表現在家庭關係上。記者

在各地調查中了解到，凡是基督教徒的家庭，父母往往都要求下一代接受與其相同的宗教信仰。在溫州市，我們走訪了廿多名青年基督徒，他們中大多數人都說：「我從娘胎裡就已經信教了。」上海一個基督教堂的唱詩班有廿多名青年，他們也幾乎都是教徒的子女，自幼就受到了宗教生活的熏陶。

認識的差異和感情的需要，很容易使一些人對宗教發生濃厚的興趣。

專家們指出：在原始宗教階段，由於生產力極其低下，原始人對無法抗拒的自然力充滿了神秘感和畏懼感，一切尚未被認識的自然體、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被當作神明敬奉。在現階段，雖然科學文化有了很大發展，但無論是自然界和社會尚未被認識的對象仍然存在，人們在認識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偏差與謬誤，這就可能使有些人，產生宗教心理，企圖從宗教教義中尋求答案。在我國，目前的科學文化水平還很低，尤其是一些農村，文化教育十分落後，許多人還處於愚昧無知狀態，加

之傳統的敬鬼神的思想根深蒂固，就更容易使一些人投身宗教。所以，在我國又出現了信教熱，並非什麼怪事。

專家們還指出，人們在認識上把宗教教義奉為真理，就會產生相應的宗教感情，並在行動中體現皈依宗教的意志。記者在調查中，了解到許多信教者的心態：有的對神虔誠地禱告，是渴望借助神的威力擺脫病魔的纏繞；有的因生活中遭受挫折或困難，想依賴神的幫助解除憂傷和煩惱；有的自感有「罪」而去尋求宗教道德約束，企望達到道德的自我完善；有的因精神空虛而去參加宗教活動，希冀在群體交往中得到樂趣……凡此種種，雖然表現各不相同，但在心理上卻同出一源——滿足感情的需要。著名哲學家費爾巴哈對此曾作過這樣的一個精闢論斷：感情是宗教的基本工具。

如果說，人的心理原因是產生宗教熱的一種「原動力」，那麼，社會原因則是一種「催化劑」。

我們現在還處於社會主義初階段，還有許許多

多社會問題在圍繞著人們，造成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，使他們對現實產生厭倦、冷漠、失望，以致「看破紅塵」，從而逃離現實，企圖從「彼岸之神」那裡尋找精神寄托。調查中發現，各種因素是顯而易見的。

記者接觸了不少新入教的知識份子，他們在談到信教的原因時，都埋怨黨風和社會風氣的不正。溫州市一位青年醫生說：「現在的黨風和社會風氣簡直很糟，什麼以權謀私、行賄受賄、坑蒙拐騙、賭博賣淫等等，實在令人厭恨和煩惱。只有當我走進教堂，聽著『聖哉聖哉』的讚美詩時，我的心靈才如被過濾了一樣，感到清新和平靜。我相信，這是神和聖潔的天國在向我召喚！」

河南唐河縣有一名婦女，丈夫病逝，無錢料理喪事，便去找村、鄉幹部幫助解決，可是村、鄉幹部卻沒有人出面過問。就在她急得手足無措之時，村裡一些信教的兄弟姊妹來到她家，自動捐款二百元，幫助她料理了喪事。這個婦女十分感動，不久

她也入了基督教。

近幾年，一些農村雖然生產發展了，物質生活充裕了，但精神生活依然貧乏。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不甘心寂寞，便紛紛去參加宗教活動。記者在安徽淮北農村與一些信教的男女青年交談，他們說：「咱們鄉裡，一年半載沒戲、沒電影看，文化室空了，民兵之家撤了，團支部也不搞啥活動，你叫俺們不信教還幹啥？」

一些農村嚴重的缺醫少藥，也使得一些群眾企望「信主治病」。記者在對河南、安徽、浙江等地農村近百名信教群眾的心態調查表明：企望「信主治病」的，約佔其中的百分之七十左右。這些信教者，大多是一些窮困或邊緣山區的農民，由於當地醫療條件很差，交通閉塞，加之一些人生活貧困，患病後無錢或無處治病，因此便去信耶穌，企求耶穌為他們趕走「魔鬼」，治好疾病。

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，近幾年隨著對外開放，一些海外宗教組織也利用各種途徑對我們進

行滲透：他們建立許多華語「福音廣播」，整夜不停地廣播教義；採取偷運、郵寄等各種方式向我國大量輸送《聖經》等印刷品和音像制品；利用我國聘請外語教師和其他各種中外交往進行傳教活動；甚至在我國發展地下宗教勢力……。

專家們認為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，宗教的傳統影響不會在短時期內消失；人們的認識水平和感情需要不可能劃一，多層次將是長期現象；令人困惑的各種社會問題也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決。宗教賴以生存的這些心理原因和社會原因長期存在。

奉獻與罪惡

面對「基督教熱」的興起，人們在問：它將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產生怎樣的影響？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理論和實踐問題。

基督教歷史悠久的溫州，有「中國的耶路撒冷」之稱。現在，包括八縣和二區一市在內的溫州地區，基督教徒已發展到三十二萬人，是全國基督教徒最

多的地區。在這裡，我們看到信教群眾和非信教群眾一樣，積極投身於改革的洪流，他們大多數經商意識濃厚，許多教徒也與一些非教徒一樣成爲發展商品經濟的帶頭人。一九八四和一九八六年，溫州市曾先後舉行兩次「宗教界爲四化作貢獻經驗交流會」，表彰了二百三十二名先進個人，其中基督教徒就有二百零七人。這二百零七人中，成績顯著、對國家貢獻突出的種植、養殖、工業、運輸、服務業等專業大戶就佔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恩格斯曾經說過，早期基督教有些值得注意的與現代工人運動相同之點，都宣傳將來會解脫貧困，不過基督教是在死後進入天國求得解脫，而社會主義則在這個世界裡（恩格斯：《論早期基督教的歷史》）。今天，黨和政府領導人民在現實世界裡脫貧致富，完全符合全國人民，包括信教群眾的願望，我們可以做好工作，團結信教群眾，與廣大不信教群眾一起攜手共建四化大業，爲現在的幸福而奮鬥。

記者在調查中，常常聽到和看到信教群眾熱心

爲社會服務的故事。

安徽泗縣劉圩鎮「三自」愛國小組聽說鎮裡想在一片河洼地上開拓一條新路，就主動請求承包施工任務。他們組織了二百多名信徒，自帶工具和乾糧，只用了十天就完成了了一條長五百米，寬五米的高質量砂石路面。鎮裡要付給他們八百元的報酬，教徒們一致謝絕。這個鎮的「三自」愛國小組負責人還曾專找鎮長，送上一個紅紙包說：「這是咱兄弟姐妹們奉獻的二百元，請鎮裡轉寄給老山前線的戰士。這錢雖少，卻是我們的一片真情實意！」

河南平頂山市一位女基督徒，從機關退休後，看到市裡沒有聾啞學校，一些聾啞兒童無處上學。她於是開辦了一個家庭聾啞學校，自己掏錢買來十四套桌椅，收了十四名聾啞兒童，分文不取，還每天早晚親自接送學生。

誠然，信教群所做的這些好事，是從「榮神益人」的基督教義出發的。他們是在精神增添「榮耀」。但這種把「愛國」和「愛教」結合起來的精神，

對於社會還是有益的。

對於信教群眾來說，最使他們感到敬畏的，莫過於「摩西十誡」：孝敬父母、不可殺人、不可姦淫、不可偷盜、不可作假見證、不可貪戀他人財物等誡命，尤如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他們的頭上。據說，誰要是違背了這些誡律，全知、全能的上帝隨時隨地都將給予無情的懲罰，死後也不能進「天國」。大概是出於這樣的原因，信教群眾一般都比較遵紀守法。

調查中，記者也拜訪了一些宗教問題專家，他們認為，社會主義道德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，其中既包括共產主義道德，也包括宗教道德。宗教道德實際上是一種宗教形式下的社會道德，它對廣大宗教徒具有特定的約束作用。教義引導教徒棄惡揚善，遵守社會公德和國家的法律。這些方面，只要引導得當，是可以對社會的安定起到有益的作用。

但是，記者在調查中，也發現另外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：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在一定條件下也會

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。據專家們分析，任何一種宗教的思想、教規和儀式都是經過長期發展形成的歷史遺產。進入社會主義後，這一遺產或者某些部分已被摒棄或調整、增加了一些新的解釋。因此，傳統的宗教遺產某些消極方面也必然繼續對一些教徒發生作用，加之少數別有用心之徒利用宗教乘機擾亂，也會形成一些社會問題，產生一些不良影響。

私設聚會點增多，自封傳道人為所欲為，便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。近幾年來，一些地方的教徒未經政府部門批准，私自設立了許多家庭聚會點。這大多是那些褻瀆神靈的自封傳道人搞起來的，他們不接受「三自」愛國組織的領導，另搞一套。據河南省宗教部門透露，該省私設聚會點至少有二千多個，自封傳道人達五百多人。這些自封傳道人利用一些教徒對神的崇拜和解脫病痛的迫切願望，經常搞什麼「趕鬼治病」，而造成殘害病人。陝縣前幾年因「趕鬼」而阻止求醫，就發生貽誤人命廿四宗、毆打病人三十多次。

一九八七年五月四日晚，在安徽省利辛縣的自封傳道人孫應朋，突然來到李塘村，召集私設聚會點的十二名教徒說：「兄弟姊妹們，我得到神的旨信，世界末日已經到了，天快要塌了，地上要發生洪水和火災，主耶穌要降下聖船把我們接上天去！」第二天，孫應朋在十二名教徒中選出第一批「升天」的七名男女信徒，直奔離村二十里外的茨淮新河邊，又是禱告，又是唱聖歌、跳靈舞，當夜幕降臨的時候，他們手挽著手一齊走向河中。事後，除一人被當地漁民搶救脫險外，其餘六人全部喪生。

這樣「集體升天」的事，並非安徽一地僅有。在中南部近幾年就曾發生過多起。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竟匯集了四百多名教徒，幸虧當地政府及時組織人員趕來勸阻，才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悲劇。

還有一些不法份子，披上宗教的外衣，趁機幹下騙財、姦淫等罪惡勾當。安徽泗縣的「傳教專業戶」尤勝記，就是一個姦詐、卑劣之徒。他把自己裝扮成「主」的化身，以「講經佈道」為幌子，利

用一些女信徒對主的崇拜而蒙騙姦污婦女，從一九八六以來，被他先後姦污的婦女達十六人，其中十二名是未婚女青年。被姦污的女信徒並非都目不識丁，其中有七人念過小學，四人是初中生，還有一個是高中生，真正的文盲只有四人。然而，她們被凌辱後並不覺受騙，反以為是對「主」的「奉獻」。當公安機關將尤勝記逮捕入獄後，有些受騙者竟然跑到公安機關鬧事，叫喊：「還我主啊。」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少數思想反動的教徒與海外敵對宗教勢力勾結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事業。臭名昭著的「呼喊派」曾在國內猖獗一時，他們公開散佈反共謠言，攻擊社會主義制度，謾罵基督教「三自」愛國運動，甚至煽動鬧事，破壞社會的安定。

面對耶穌的召喚

基督教熱在中國的興起，引起社會各界的注目。應當如何對待這種基督教熱？一些宗教問題的專家們認為，宗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社會現象，一定要

採取極爲審慎的態度。既不能誇大它的消極因素而採取「堵」的措施，也不應忽視實際問題的存在而掉以輕心，聽之任之。應採以下的正確態度。

一方面，堅定不移地落實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，尊重群眾的宗教感情。所謂宗教信仰自由，包括兩重意思：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，也有不信仰的自由；有信仰這種宗教的自由，也有信仰那種宗教的自由。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不應當被用來推行某種宗教，也絕不能被用來禁止某種宗教。對一些群眾信仰基督教，甚至出現一股「熱」，不必大驚小怪，應當切實保障其信教自由，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可加以干預和阻止。需要強調的是，在一些地方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並未得到認真地落實，本該歸還的宗教房屋財產至今尚無著落，信教群眾的活動場所得不到合理安排，從而傷害了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。這種狀況應當盡快改變。

另一方面，對宗教活動要依法加強管理，使之與我們的社會相協調。近幾年來，少數地方的基督

教活動之所以出現不正常現象，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國法律上的不完備所造成的。因此，國家應當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，盡快制定出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《宗教法》，使政府管理的方式，從習慣的直接管理轉變爲主要依靠宗教法規的間接管理。當前，對少數地方「自封傳道人」的活動，可先制訂一些條例加以制止，對披著宗教外衣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不法份子，要堅決取締。在人類歷史上，宗教終究是要消亡的，但是只有經過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的長期發展，在一切客觀條件都具備的時候才會自然消亡。這是一個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的事業。爲此，從現在起，我們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、文化和科學技術事業，改造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，努力建設一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，逐步鏟除宗教賴以生存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。